



汪克

1986~1987 主持间山山门设计

1989~1992 深圳华森及机电部设计院接受3年半的中式职业训练，主持深圳海王大厦设计。

1992~1996 移居新加坡，接受3年半的英式职业训练，主持深圳康佳展销馆设计。

1996~1999 接受4年美式职业训练，并自驾车游历美国。

1999~2008 主持美国VBN建筑设计公司北京代表处，并成立汪克艾林建筑设计（北京）事务所，获得住建部颁发的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

2008~至今 与美国VBN及尚驰国际合并重组，成立惟邦国际建筑设计集团，任董事长。

2009~至今 出任清华惟邦城市与营建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从满到空——访惟邦环球事务所汪克

From Full to Empty: An Interview with Wang Ke, Chief Architect of VBNG Architects

采访/撰文 朱晓琳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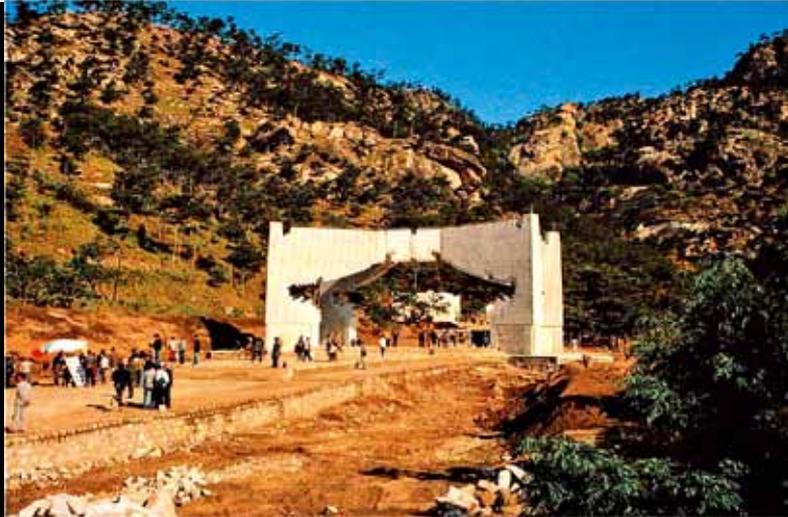
采访人物 汪克 美国VBN建筑设计公司中国首席代表、惟邦环球建筑设计（北京）事务所合伙建筑师、清华惟邦城市与营建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从满到空的命题取意于一桩禅宗故事。一个小和尚向老和尚学习禅，他讲了自己的很多心得，希望老和尚能给予指点。老和尚在小和尚面前的茶杯里倒茶，满了，老和尚还在倒，小和尚说：“师傅，茶满了。”老和尚这才住手。小和尚问：“师傅，请您指点。”老和尚说：“我已经教你了。”小和尚顿悟：一只装满了旧茶水的茶杯，又如何能添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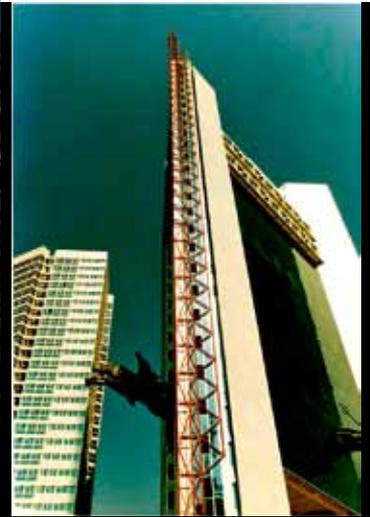
汪克的建筑设计生涯正是经历了从满到空的往复循环。他是间山山门的设计者，那时他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建筑系学生，热情而单纯；他是众多国内国际竞赛中的佼佼者，信手拈来，无往不胜；他是海王大厦的设计师，初出茅庐而才华横溢。正是这样一个天才少年，在人们看来走到顶峰的时候却选择了离开，只因为他的第一杯茶满了，满的不知道建筑为何？艺术在哪？技术又是什么？带着这种困惑和迷茫，他走出国门，毅然远离光环和喧嚣。幸运的是，这个选择虽然在我们看来少了一个少年英才，却成就了他对于建筑的重新认识。

七年多的国外执业训练让汪克明白了什么才是好的建筑和如何去实现好的建筑，他要做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完整的建筑师意味着不仅仅要有才气，会写写画画，更意味着如何将设计想法更好地在工地实现。设计和管控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师必不可少的两项素质。从1998年回国开始，汪克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全程业务服务理论，他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面壁的十年”。这是异常艰难的过程，但他坚持不肯放弃：“如果放弃了，无非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增加一个汪工。中国这么多工程师，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而这种坚持没有白费，从2002年开始，他终于签到了全程服务的第一单。他的坚持成就了他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师的梦，也正如他的感慨：“中国没有怀才不遇的建筑师！”这10年，是汪克从空到满的10年，是痛苦的10年，也是快乐的10年。

汪克说他一向是叛逆的，在设计上也是如此。当他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时，却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重复，而他无法接受这种重复。因此2007年这一整年，他不再接手新的项目，他希望把自己清空，重新汲取新的养分。在这次清空的过程中，汪克一直在努力改变工作方法，而这种改变曾令他感觉非常痛苦，这种痛苦已经不是少年时的彷徨，而是对自身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重构。这是一种转折，也是汪克再次清空自己的一次执着的选择，或许我们无法体会这一选择将会给建筑师自身带来什么，但是我们却可以期待新的起点所成就的建筑作品带来的全新体验！



阎山山门



海王大厦

AT：了解您是从阎山山门开始，那是一个奇思妙想的设计，成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在阎山山门之后，您参加了许多竞赛，可以说对建筑的理解通过这种虚拟的方式得到表达和承认。这也是现代建筑教育中的一种现象，很多学生天马行空的设想很超前、很酷，但往往也很不现实。中国传统建筑强调营造，古代的建筑师也称之为匠人，西方强调建构，例如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倡导的建构文化，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建造的？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理念的培养与实践、建造之间的关系的？

汪克：关于竞赛，我“中毒”很深。我20多岁毕业前，参加各种竞赛，从1986~1992年大概得了20多个“金牌”，当时自我感觉非常好。直到最后深圳海王中标，我觉得投标和竞赛生涯可以结束了，决定把这个项目施工图做好。

在做海王大厦之前我一直认为，楼盖得不好是因为我自己没做施工图。简单推理，如果我自己做施工图了就没有问题了。然而花了一年半时间做了施工图后效果还是不行，但这次知道为什么了。海王大厦裙房有20多米高，却仅画了一张巴掌大的小图。而当年只有12m高的阎山山门群我却足足画了15张图。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设计，如何让工人去实现？其实我开始也计划要画几百张图，但所长、所总工、院总工、院长都来找我“不能这么做，这样是要亏本的”。最后压缩到了100张，还成为院里的范围图，觉得很可笑、很悲哀。更可悲的是，海王大厦完成之后，老建筑师们都不教我了，说你连海王都做完了，我还能教你什么呢？我才25岁，难道就已走到头了？很是惶恐不安。另外，海王做完以后，我不敢去见我的客户，我觉得我欠了他。因为那个房子完全不是我想要的，说了半天的国际水准其实都没有实现。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现在看来就是缺了你提到的建构。建筑的本质在于建构，只有在建构中建筑师才可以实现“手、眼、心”的契合。这种契合达到某种高度之后，就有了你说到的建构文化。我开始逐步意识到只画图还不是完整的建构活动。

AT：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您远离竞赛、远离光环、远赴新加坡和美国求学的原因？在海外的经历，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汪克：是的，上述原因让我对建筑学甚至产生一种信任危机，甚至开始怀疑建筑学到底存不存在，建筑艺术到底存不存在。直到去了国外，将近8年的时间，可谓不虚此行，令我相信建筑艺术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伟大的建筑艺术。而且我一到国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级大师，这个问题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市场，而只有半个建筑市场。

我第一天上班就发现我的办公桌边上还坐了一个人，他不画图，天天打电话，写会议纪要，去工地，他的身份是项目建筑师。我一下明白了，如果没有项目建筑师，你做设计其实只做了一半的工作。而把建筑梦想变成现实需要两条腿，我们所谓的设计（Design）只是其中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就是项目管控（Run Project）。

在国内市场不完整的现实下，你可以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师，但是你永远都不能说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因为你的房子都是别人盖的，盖房子的人是其他的项目经理、工程部经理、项目工程师。如此一来，我们中国建筑师的角色就被支解。现实注定中国目前只有一条腿的“残疾”建筑师。



乌当区行政中心



九三学社



遵义市行政中心

回到北京很多人找我设计建筑，但没有人让我做完整的建筑。例如九三学社办公楼，我画完设计图跟业主自荐做项目管理，他们说我们工程部的力量很强，我们有自己的工地建筑师和工程师。当时我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机会，如果我不懂“管控”那也无所谓，但当我已经懂了却做不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苦苦琢磨，我决定既然你已经认准了一个东西，你就要去努力。因此，我放弃了很多项目，就是为了这个理想。

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讲美国梦，但现在我们可以做中国梦了。刚开始是“学雷锋”，业主对我比较信任，觉得得到我的免费服务是占了便宜，也就各得其所。大概干了3年，我发现有了新问题。有的人不理解：你怎么对我的工地这么感兴趣？你怎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以为我别有所图，于是我努力争取正式委托，后来我在2002年1月4日终于得到第一个机会——乌当区行政中心，业主在我设计之后又跟我签了一个项目委托管理协议。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一共做了6个案例。

每一个案例都有很多缺点，都犯过很多错误，但是业主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得到了超出他们期望的东西。看来犯错并不都是坏事，它让人积累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转化为一种预见力。

AT：回到国内之后，您先后完成了红花岗区行政及会议中心、乌当区行政中心、遵义市政府暨会议中心等这些别具特色的项目。这几个项目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厚重感，就像罗马式建筑带给人的感觉，它们牢牢地矗立在场地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存在。其实这与当时众多建筑努力表达轻盈、通透的风格形成了对比，可以认为这是您想要保持的一种个人风格吗？还是说在这一阶段您受到某种思潮或者观念的影响？

汪克：恰恰相反。我当时集中精力在项目管控上，无暇顾及个人风格或思潮观念。如果你能够感觉到厚重或存在，仅仅是因为我在实实在在地建构。因为造价不足，我整天琢磨的是能找到什么样的地方材料，还有多少人工可以使用，在多长的工期内必须把它完成。一切都现实，甚至很艰苦。当时我尚在职业成长期，一心一意地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职业经验，完全谈不上个人风格，准确地说是实习作品，只是在国外实习只能打工为他人做嫁衣，而在国内你还可以开公司，还可以发表出书。当然也很清楚不能高估这些习作，尽管它们也传达出一些感受，比如厚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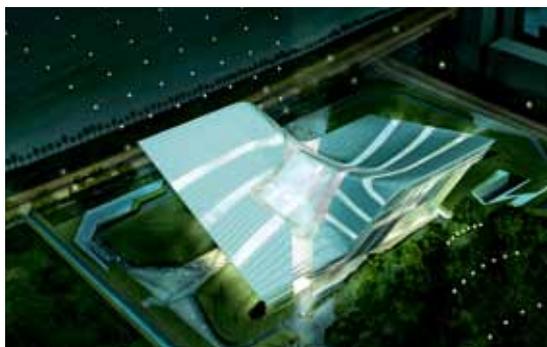
AT：提到厚重感，我想最能体现这种感觉的应该是材料。对于材料的理解在建筑学领域也存在两种方向，一种是材料真实地表达自身的属性特征，即石头就是石头，它纯粹而真实；另外一种则是材料之间的模仿，产生具有某种艺术趣味的效果。这两种方式在您上述的几个设计作品中，都有所体现。由此也可以看出您对于材料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建筑理念的实现，您认为材料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汪克：过去10年我都纠结于材料和材料的建造。首先是丹霞石的实验，经过现场10次样墙的比较、淘汰、优化，在表皮处理上获得了成功，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建造的力量（第一次是在山门感受到，但山门太小、太特殊），也让我把家从旧金山搬回到北京。在后来的项目中扩展到白云石，增加了颜色、质感和肌理的变化。但这些都是人工石的用法，我特别渴望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砌筑，终于这次在乌当项目上得到了实现。不管是建筑室内还是室外都运用了地方材料的建构，更有意思的是建筑背后大尺度山体的处理。每次去现场我都很兴奋，甚至有点兴奋过度。

材料在建筑中的作用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它承载了建筑的实和虚——看得见的是材料，看不到的也由材料承载。可以说，材料是建筑艺术的载体。

AT：这几个项目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建筑所在的环境条件都较为良好。那么对于建筑与场地、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您是怎么理解的？

汪克：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当时当地的第一栋建筑，而其周边至少在当时都是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这是我



珠海市展览馆



云南省博物馆

过去所完成的第一类建筑作品：自然场地、自然材料。比如遵义市政府，场地几乎是中国风水学的典范：背靠龙脉，坐北朝南；远有凤凰山，近有高九河，更绝的是建筑与远山之间还有案山。我尽可能寻找场地的脉，揭示场地隐藏的真相。结果发现这样理想的场地也有不足：背后靠山与轴线倾斜。设计的答案是将远景、建筑、后山三元素变为远景、建筑+后山二元素，从而将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既突出了建筑，又强化了自然环境特征。这类作品构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题。但第二类作品就不同了：身处大城市，运用人工材料。这类场地几乎没有大型自然元素，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其场地真相被遮蔽得更多，建筑师往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但无论哪一类建筑，我以为建筑都应该是场地的一部分，都应该顺应场地的文脉，揭示场地的精神，优秀的设计还能强化这种场所精神。

AT：您组建了中国营建小组，提出中国建筑师应当遵循全程的作业流程，并编写了《营建十书》，能否谈谈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以及全程的作业流程所包涵的主要内容？

汪克：这本书概括了我从1999年回国一直到2009年这十年对职业的思考，不管是有意的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我补上了完整职业建筑师训练的一课。过去十年，我所研究的是一种工具语言，它是我们进行设计的一种手段。甲方出钱，材料商出材料，设备商出设备，施工方出力，那建筑师出什么？在我看来，建筑师就是出规则——通过编写一套语言，让参与建设的各方能够高效、有序地进行沟通，降低沟通的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从而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这是建筑师要干的事。

当时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清华的姜涌、凯达的刘克峰、美国回来的杨德昭、尚弛的张弛、中科院的高林、央美的刘彤昊，加上我一共7人。巧合的是这7人的互补具备了美国、英国、澳洲、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不同职业背景和经验。牺牲周末一共干了两年，也算得上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我们根据中国建筑师的工作内容将全程化作业流程分为7个阶段：第1阶段是前期策划，第2阶段是方案设计，第3阶段是初步设计，第4阶段是施工图则或称为施工文件，第5阶段是招投标，第6阶段是督造，第7阶段是竣工交付。每一阶段的流程均相应参照了世界6大建造体系，即美国建筑师学会体系、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体系、澳大利亚建筑师学会体系、日本的新日本建筑家协会等四会联合协定体系、香港建筑师协会体系和新加坡建筑师协会体系。建筑师可以根据与业主的协议选择全部或部分的服务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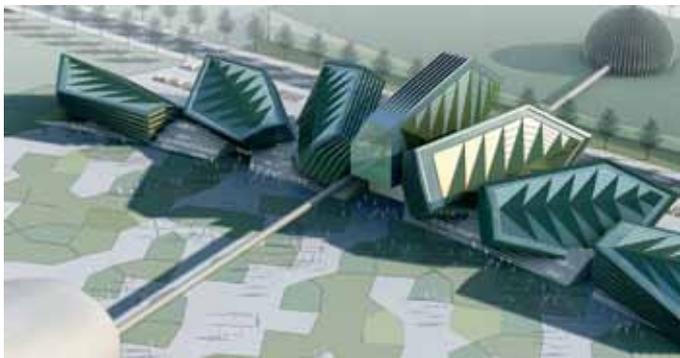
AT：您认为这一想法是否能够得到业主和中国本土建筑师的认同？就惟邦整个事务所而言，是否所有的建筑师已经在遵循这一流程了？这一流程能够控制的项目规模是不是也是有限度的？

汪克：任何新体系的接受都有一个过程，但至今的反馈是积极的。在2008年丽江召开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学术年会上我们发表并宣读了8篇论文，得到建筑师的热烈响应。2009年通过了中国建筑协会和注册建筑师管理中心联合召集的国家级专家评审会，通过了专家的严格评审决定，将以《营建十书》为蓝本编写我国《建筑师职业指导手册》。当然，要成为标准流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们公司的实践中，我们力图说服业主，在尽可能多的项目中实现全程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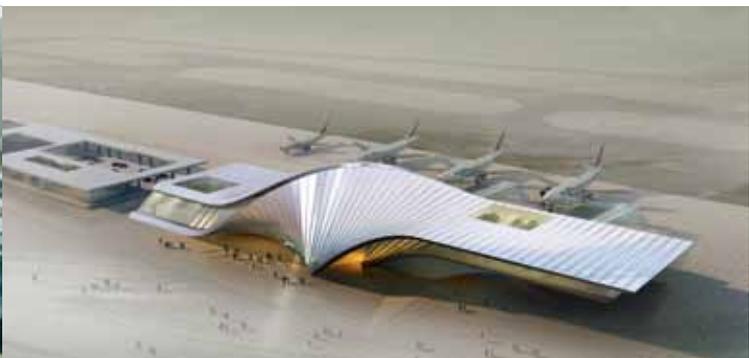
我觉得这一流程更适用于博物馆一类有较高投资标准，技术复杂、对艺术性要求很高，同时规模还不是特别大的项目。最低造价的厂房、标准定型的酒店、特别大规模的巨构建筑并不是很适用本流程，至少建筑师的能力或发挥有较大限制。

AT：看到您最近的两个设计方案，北京儿童博物馆和动漫产业园，是参数化设计的一种尝试。您是如何看待参数化这种思潮和计算机技术对建筑师的影响的？

汪克：我一直提醒自己不排除新的东西，更不拒绝新的东西。2006年写作《当代建筑语言》，发现了所谓的“技术转移”现象。我直觉这一现象将不可逆转地改写今后建筑发展的方向。参数化设计是其中的一种设计手



文山博物馆



遵义机场

段。这种手段以转移接受再开发电脑技术作为出发点，以转移接受的新材料为新的载体，通过同样转移接受的CNC电脑切割加工技术为工具实现新建筑。我相信这样的新技术必将创造新的作品，也必将改写新的建筑审美，它对我充满吸引力。通过上述写作，面对新的生产技术，我觉得我也应该重新装备了，不应该再按照原来的做法进行设计了。当时得到两个设计机会，就初步尝试了这样两个方案。

AT：这两个项目与您一贯的风格似乎有着很大的差别。之前的设计让人感觉一种东方建筑的宁静与内敛，而这两个设计却有一种突出自我的张扬，这是一种潮流的驱使还是您设计思想的一种转变？

汪克：我不赞成别人说我“一贯”、“风格”之类。因为前边说到，第一，过去的10年对我而言是职业实习期，实习期更重要的是尝试并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而非风格问题；第二，作为一个年轻建筑师，我希望保留各种创作的可能和权利，而非一贯风格。但你发现的变化确实存在，这要从两年前说起。

那时回国已经10年，加上回国前的10多年经验，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完成了国际上对建筑师要求的20年实习期，也就是说我应该出师了。但我突然发现我又开始重复自己，我的茶又满了。从表面上看，我不缺项目，总有项目来找我，别人看我一路走来春风得意，很自信甚至过于自信。虽然每个项目完成之后业主都很满意，但其实每次我自己都觉得还不够好，离我想的还差得很远。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坚守工地，总有更多的想法，总想控制更多的细节，希望出来更好的效果。但往往千斤拨四两——太紧张了也有问题，难以放松，建筑也跟着紧张。

当我想开始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发现我的茶是满的，新东西进不来，我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没有一点空隙，每天都在重复昨天的节奏，又如何得到新的结果？于是，2007年开始我停止延续老套路接受新的委托项目，而是尝试开始一种新的设计和工作方式。不但我自己探索新的思路，也派公司员工去学习新的软件、新的技术。从儿童博物馆和央视动漫城开始，一直到云南博物馆和贵州省博物馆，新的转折终于实现了。

以前的建筑是否有东方式的宁静和内敛应由别人去评价，但新设计出现的张扬可能属实，新的东西往往扎眼、不入俗套，挑战人的眼球。20年前做山门设计时就是如此。10前我没有能力去尝试这样的设计，现在有了一些可能，也有不错的机会，为什么不尝试呢？

现在说起这种转变好像很轻松、很简单，但当时却是很痛苦的。其实一个人要改变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很难的，特别是一个认真执着的人。只有经过慎重的抉择才能下定决心改变。对我来说，经历这样一个转折走到今天，是跨越了很多障碍，经历了很多痛苦的。现在我希望我能更加放松地去设计，接受新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



工作室